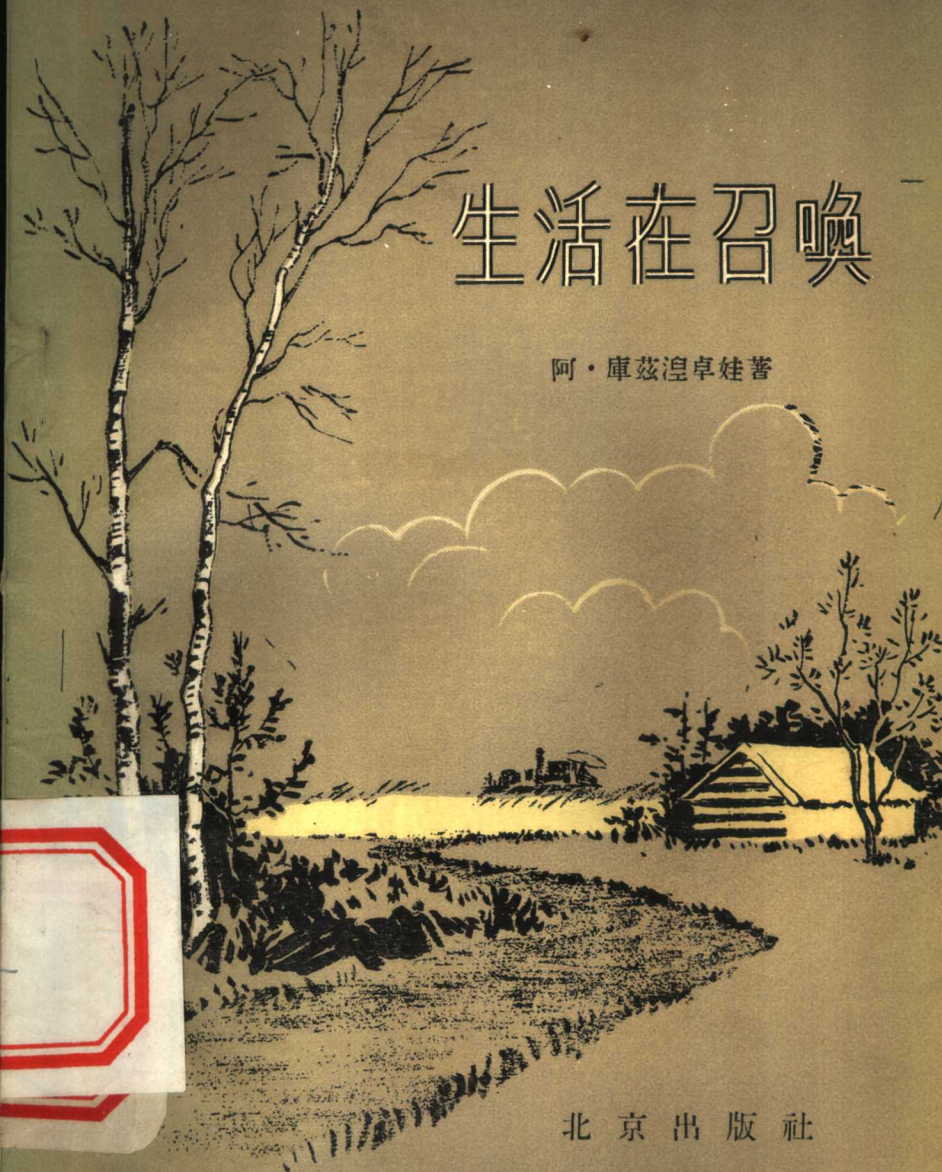


生活在召喚

阿·庫茲涅卓娃著

北京出版社



生 活 在 召 喚

阿·庫茲涅卓娃著

鍾 國 華 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

生活在召唤

〔苏联〕阿·库兹涅卓娃著 鍾国华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3 1/16·字数：67,000

1953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统一书号：10071·200 定价：(6) 0.26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在初懂人事的时候，就被自己最敬爱的父亲遗弃了。这使他的心理发生了变态：对成年人不信任。在学校中表现得不好。当他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渐渐改好的时候，又在无意中因猎枪走火射死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这使他的精神非常痛苦，那位朋友的母亲又不肯饶恕他的过错，加上一些责人过苛的人们的冷嘲热讽，从此，他变得非常消沉。但是在苏联的社会中，对于一个偶然的失足者，到处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他的老师、同学甚至审判案子的法官，都深切地同情他，竭力设法排除他的痛苦，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正在这时，他又参加了暑期的热火朝天的义务劳动。生活的激流使得他思想、感情明朗起来，他终于认识到：人不应该因痛苦的遭遇而消沉下去，而应从中得到锻炼，更坚强、勇敢起来。

原 名：ЖИЗНЬ ЗОВЕТ

原 著 者：АГНИЯ КУЗНЕЦОВА

原载杂志：“ЮНОСТЬ” 1956年第6期

出版地点：МОСКВА

第一章

巴維爾背靠着窗框，坐在窗台上，手里揉弄着漿洗過的潔白的窗簾。

“人們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对有些人來說生活就像是慈爱的母亲，而对另外一些人，生活却永远像殘忍的后娘……”巴維爾低声念着。

接着他合上書本，茫然望着晴朗的天空沉思起来。

一陣夏天的風冲进了房間，扑在这孩子剪得短短的烏黑而堅硬的額髮上，像要吹紅他那少見陽光的蒼白的面孔。

巴維爾又把書本打开，反复念着使他惊异的那句話。他覺得把生活比作殘忍的后娘那句話仿佛是为他而写的。只是“永远”这个字眼使他不安。也許將來有一个时候他的一切还会像从前那样，像他的同班同学和同院子的孩子們那样的幸福吧？“不，永远不可能！”巴維爾喃喃自語。他覺得很苦惱。

有人敲門。巴維爾哆嗦了一下（这些日子他听到任何突然的响聲就会發抖），他从窗台上跳下来，向門口走去。

一个圓臉的年輕女人，肩头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皮包，她板着面孔問：

“阿格涅夫·巴維爾·尼克萊耶維奇住這兒嗎？”

巴維爾吓得透不過氣來。他知道，這個女人又給他的生活帶來無可避免的、可怕的一頁——法院的傳票。

“七月十五日，早晨九點鐘！”那個女人說。“在這兒簽字！”

她遞給巴維爾一支短短的鉛筆，並且指着傳票上用細小的洞眼虛線隔開的空白的一欄。

“傳票要交還。”那個女人提醒他，雖然傳票上寫得很清楚。

巴維爾離開門口，他不只是忘記把門鎖上，甚至也沒有把它帶上。房門就這樣敞開着，它不時發出輕微而哀怨的嘎吱聲。

* * *

不，生活對待巴維爾也太冷酷了。在他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天，他的父親（他愛父親勝過世界上的一切，並且認為父親是最可靠的朋友）離開了家庭，遺棄了他和母親，從那時起，愁悶和孤獨就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十二歲以前，巴維爾過得很快活，生活無憂無慮，平安無事。

他們一家三口——巴維爾、父親和母親——住在市中心一條熱鬧的大街上的一所高大的住宅里。夏天，在柏油鋪地的院子中央，圓形花壇上鮮花開放，石童的手掌里噴射出一條一條細水柱。

巴維爾記得：當他還是很小的時候，他常常和父親在院子里玩，過路的人們總是笑咪咪地望着這挺有意思的父子二人。巴甫利克^①的身長還不到父親的膝蓋，他手抓著父親的

① 巴甫利克是巴維爾的愛稱。——譯者

食指。父亲个子很高，長得很結实，而且很漂亮：有一双淺藍色的眼睛，端正的臉型，少女般細柔的皮膚。

在巴甫利克看来，父亲的生活是由兩個同等部分組成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就是这个小小的巴甫利克。这是光明的，愉快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对于孩子來說还难以理解——那是一个上校的生活，那种生活和夜間工作、出差、飞往莫斯科，参加某些不可理解的會議以及去打靶場演習等等是分不开的。

巴甫利克当然也幻想过要作一个軍人。可是現在他就很滿意了，因为他有保护色的上裝和褲子，而衣袋里和盒子里裝着五角星紐扣、旧肩章和用来挂勋章綬帶的別針架。还有父亲兩頂破軍帽也由他掌管，每逢星期六他就把这兩頂帽子藏起来，唯恐母亲在大扫除的时候把它們扔掉。

沒有父亲，巴甫利克就活不下去，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寂寞。他認為，父亲沒有他也不能生活。父亲常常从莫斯科給他寄东西来，給他打电报，跟他通長途電話。

过了不久，巴甫利克覺得父亲的行动有些奇怪，因为家里的情形有些兩样了。晚上父亲几乎經常不在家。母亲还是像从前一样忙着搞家务，但她不大說話了，憂郁了，总是在沉思默想。有的时候，当巴甫利克冷不防轉过身去或者突然跑进房里。他总是看見母亲連忙擦着泪水模糊的眼睛。家中情景依旧，但是已不如从前那样的融洽了。

巴甫利克不是从理智上，而是在心灵里感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將要来临。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花园里的苹果樹开了花，鳥兒像夏天一样吱吱啼叫，長出了嫩芽的土地的泥香，以及一种輕微的春天的气息飄进了初次打开的窗子，就在这个时候，那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父亲要到列宁格勒去了。他亲自收拾箱子，而不像以往那样由母亲来整理。箱子也不是他往常出差时携带的那只棕色小皮箱，而是一只黑色大皮箱。

当父亲把儿子的头抱在自己的胸前，吻着他的前额的时候，他的手发抖了。巴甫利克的手也发抖了。巴甫利克虽然不了解，但是感觉到一件无可挽救的事情发生了；他惊慌失措地站在窗前，倾听着楼梯上逐渐消失的沉重的脚步声。他听到小汽车的门关上了，喇叭像是在嘲弄人似的叫了一声：“完了！”

巴甫利克把房间里的一切看了一遍。那几张笨重的皮安乐椅，那张带有绿色丝绒靠垫的沙发，那张大桌子和那个书柜都依然放在老地方。烟灰缸里一个烟头还在冒烟……

周围是一片稀有的令人难耐的空虚。巴甫利克在这里再也待不住了。他走到卧室门前，但是门关着。母亲没有从屋子里走出来。他转身走到堆满他所需要的应有尽有的东西的他那个小房间里。他茫然拿起一把刨子，在手里拿了一会儿又放下了，接着又伸手到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但是他读不下去。他走到写字台前面，望望塞满课本的书包。今天是大考……

他听到铃声就走去开门。面孔通红的根卡·薩拉維約夫站在门口，他正咧着嘴笑着。当他笑起来的时候，他身上的一切——长满褐色雀斑的小鼻子，狡猾而有点发绿的眼睛，直伸在帽子外面的红头发——也仿佛都在笑。

但是他的视线刚一碰到这位同学的目光，他的笑容立刻就 from 嘴角上消失了。

“你怎么啦，巴甫卡❶？”根卡倒抽了一口气问他。

❶ 巴甫卡也是巴维尔的爱称。——译者

“头痛……”巴甫利克一只手直发抖，摸摸前额。

“那么算术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能对付。”

考试时巴甫利克第一个被叫了起来。早晨经受的那种激动已经消失，心情变得十分平静，几乎是死气沉沉的样子。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黑板前面，把考签放在桌子上，放在助考教师那只戴黑表带手表的肥壮的手臂旁边。

助考教师（学生们知道他是教高年级物理的）仔细打量了一下巴甫利克。他的眼睛，隔着厚厚的凸出的眼镜镜片看起来，显得很严厉。

巴甫利克算对了试题，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当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他的手突然垂了下来，粉笔掉在地板上。他抬起头来，嘴巴微微张开，若有所思地用眼睛盯着女教员头上什么地方，一声不响。

“往下答呀！”女教员很惊奇地这样说，同时转过身来望着助考教师，她那双和善的近视镜露出惊讶的神色。

巴甫利克没有听见她的话。他满脸悲伤而惊愕的表情，使得教师和同学都感到不安。

在这一瞬间他这样想着：“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还一直认为他的一半生活属于我的哩！他怎么能抛弃我呢？现在他将怎样度过十二年来他每天花在我身上的那些时间呢？

“阿格涅夫！好啦，坐下吧！”女教师声气温和地对他说。

巴甫利克哆嗦了一下，惊慌失措地看了教师和同学们一眼，但他们却装着平静无事的样子。他拾起粉笔，放在黑板的下缘，低着头，惶惑不安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日子又一天天过去了。生活和从前一样地有趣。每天总有許多事情发生，但是他心里不知不觉地往往有一种他从前

不了解的、奇怪的、使人痛心的煩惱。在他苦惱的時候，他不參加有趣的遊戲，和別人談話時常常會沉思起來，不願和同學們在一起。

秋天里一個星期天，巴甫利克準備去釣魚。頭天晚上，他花了很多時間準備釣魚用具，他睡得很遲，晚上夢見了父親。

父親站在他的房間里，身子伏在工作台上，在鐵盒里挑選釣魚鉤。

“這個鉤子好！你瞧，多好呀！”父親一面說着，一面用他寬大而白淨的手把鉤子安到釣絲上。

“這個鉤子真好！”巴甫利克也跟着說。

“沒有忘掉東西吧？”父親望望放在牆角的那只綠色背包問他，“我的東西也放進去了嗎？我也要去釣魚呀！”

巴甫利克跑到廚房，從食櫥里取出一個白麵包、一盒父親愛吃的沙丁魚、一節香腸。他和父親一起把這些東西放進背包里。

“現在睡覺去吧！”父親吩咐說，“假如我先醒，那我先來叫你。你先醒，你就叫我。”他小心翼翼地把門帶上就走了。

“我一定先醒！”巴甫利克追隨着父親喊着，他又撲到床上，感到無比的幸福。

……他在陰沉沉的黎明前醒了。桌上圓鐘的時針指着四點。房間里有點昏暗，背包和釣竿放在牆角里。可能那時候他還沒有完全醒，或者夢做得太逼真了……為了不讓母親聽見，巴甫利克小心翼翼地光着腳下地跑去叫父親。他打開房門，立刻就楞住了，他把雙手放在胸前，他覺得心跳得很厲害。從前放着父親睡的那張床的地方現在空了，只是胡亂地擺着一把椅子和一張放着手搖縫紉機的小台子……

巴甫利克把臉貼在潮濕的枕頭上，他哭得很傷心，自從父親走后這還是第一次。

“巴甫利克，我的好孩子！”母親撫摸着他那蓬亂的頭髮低聲說。

兒子抬起頭來，像陌生人一樣望望她。“父親也曾經裝出愛我的樣子。可是現在我誰也不相信了！誰也不愛我，就連她也不愛我，”他這樣估計着母親。

母親懂得他的心情，她為那傷害了孩子最純潔的情感並動搖了他對親人的信任的無可挽救的不幸而哭起來了。

不久巴甫利克接到父親的來信。父親告訴他，兒子可以選擇要跟誰在一起：跟父親或者跟母親。如果他決定要到列寧格勒去，那就打個電報，父親就來接他。他說，他還像從前那樣愛他，而且沒有他，覺得很苦惱。但是父親告訴巴甫利克，他在列寧格勒並不是過獨身生活，他已經結婚了。

巴甫利克把父親的來信反復看了好幾遍。母親也胆戰心驚地看了那封信。

“巴甫利克，你打算怎麼樣？你已經不小了！很快就要十三歲了……”母親坐到椅子上這樣說。

她竭力不露出自己激動的心情，把那盤着黑色髮辮的頭低低地垂下來，望着手上編織的活計。但是鈎針穿不進孔裏去。她身材瘦小，穿着一件花布長衫，在這一剎那間，巴甫利克感到她是受了不該受的委屈並且忍受着可怕的孤單。

“除了我還有誰來幫助她呢？”他心里很悲傷，這樣想着。父親接二連三地寫信來，巴甫利克一次也沒有寫回信。

二

巴甫利克對成年人失掉了信任，但是他卻信賴孩子們忠

誠的友誼，而且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強烈。

他有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叫作台什卡。他的本名並不是台什卡，而是雅什卡。但是雅什卡說起話來發音不清，孩子們認為他發音錯誤並不是由於生理上的缺陷，而是由於說話時又快又粗心的緣故。他常把“巴少爾”說成“台少爾”，“里白達”說成“皮白達”，“喬爾奈依”說成“喬奈依”，因此大家就給他取了個外號，叫作“台什卡”。❶他比巴甫利克大兩歲，高兩班，因此大家都為他們的友誼感到奇怪。

台什卡个子很高，寬肩膀，留着像黑人那樣的短而鬚曲的黑頭髮。他臉龐寬，顴骨高，是蒙古人的臉型，有一雙不大的稍斜的漂亮眼睛，眼珠烏黑而明亮，簡直看不見瞳人。

這兩個朋友非常愛好體育運動。他們各人床頭都挂着一條擦汗用的厚毛巾和一付做體操用的啞鈴。

冬天巴甫利克和台什卡練習花式滑冰，滑雪到森林去，組織跳板滑雪比賽，從山上滑下來，穿過樹林，樹上的積雪落滿全身。夏天他們作划船比賽。巴甫利克是個了不起的划船能手，台什卡遠不及他。當船被激流沖失了方向，台什卡就發脾氣：“混蛋，不聽話，完啦！”然而台什卡卻是全校踢足球踢得最好的一個！球完全聽他指揮，飛到他所要踢的方向去。

巴甫利克不知不覺地什麼事兒都聽從他這位大朋友了。

巴甫利克的母親晚上時常到台什卡家里去。他們是鄰居。她在門外低聲地問巴甫利克在不在那裡，如果不在那

❶ 台什卡（Тышка）是把雅什卡（Яшка）這個名字的第一個字母Я（當“我”講）用 Ты（當“你”講）代替而成的。這是為了取笑他說話不清，連“你”“我”都分不清楚。——譯者

里，她就走进宽大的里边有鋼琴、書架和乐譜架的客厅，談起她的兒子来。

“我拿他沒有办法！”有一次她說，“雅沙^❶，你劝劝他看。家長會議上有人說他得罪了算术女教师，可是他又不肯去認錯。雅沙，你叫他去賠个不是吧。”

台什卡若有所思地望着在一旁。他狹窄的額角上起了皺紋。

“可是巴甫卡並沒有什麼大的過錯！”他突然出其不意地說，“我知道這件事情。那是女教师的不是。”

“就算沒有什麼大錯，”巴甫利克的母亲劝台什卡說，“老师往往也有不对的地方，那是因为你們有二百个人，而她一个人照顧不了你們大家。”

“好吧，我跟巴甫卡談談看，”台什卡答应下来，“不过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話。您自己知道：如果一个人的行动不是出于本心的話，那就很难收到什麼效果。”

台什卡把她送到門口，然后走到窗前。不一会，他看到巴甫利克穿着黑色上裝和运动褲，手里拿着一双閃閃發亮的冰鞋，踩着落雪，跑过院子来。

巴甫利克跑进屋里，显得很高兴，面孔冻得通紅。他一面搓着手，一面輕輕地跳躍。

“嘿，今天有点冷呀！我給你把冰刀磨好了！瞧，磨得不坏吧！”他用手指摸摸冰鞋的刀刃，“你一个人？那么叫我来干嗎？有沒有什麼事？”

台什卡来不及回答这位朋友接二連三的問題。

起先他們談了些鷄毛蒜皮的小事情，后来巴甫利克要台什卡彈个曲子听听。

❶ 雅沙就是台什卡的本名雅可夫的爱称。——譯者

台什卡鋼琴彈得非常好，並且幻想要做一個音樂家。巴甫利克喜歡聽他彈琴，並且聽得很入神。一聽音樂，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令人莫解的世界了。巴甫利克特別愛聽台什卡的快速演奏，當他彈得很快時，他的細長的手指就像在鍵盤上飛舞一般，因此巴甫利克總是站在台什卡背後看着他的手。

“你堅決打算上音專嗎？”巴甫利克至少問他十次了。在一、兩年以前，他還總是希望台什卡另打主意——不上別的学校，就上礦業學院。可是現在台什卡十年級快畢業了，他還是那樣堅定地回答說：

“就上音專！”他拿起樂譜，关上琴蓋，問他，“喂，和算術老師的事情怎么样了？”

“還是那樣，”巴甫利克說，同時他覺得奇怪，他望望這位朋友，心里想到台什卡昨天還鼓勵他要堅持下去。

“巴甫卡，你聽我說，你應該消除這種衝突！”台什卡很欣賞自己說的這句話。他覺得他在扮演教師的角色，“你要知道，有時老師也有不對的地方，那是因為我們有二百個人，而她一個人照顧不了我們大家。”

巴甫利克記不起來在什麼地方已經聽到過這句話了。

台什卡無可奈何地擺一擺手，又說：

“不管怎樣，對的總是老師，你何必要做傻瓜！”

最後一句話他說得很有份量，能說服人，因此打動了巴甫利克的心。

“好吧，”他說，“可是怎麼樣去賠不是呢？是不是要這樣？”他一只手放在胸前，彬彬有禮地一鞠躬，“那杰日達·費道羅芙娜！請您原諒我！自從那次我對您不禮貌，我夜里就睡不着覺。我知道，那完全是我的不是！”

台什卡高高兴兴大笑起来，他打开鋼琴盖，在鍵盤上彈出了一陣密密的和声。

“彈得不錯！”巴甫利克傾听琴声，“簡直就像在‘浮士德’里的密菲斯塔菲尔^①那里一样！”

“你畢竟也爱上音乐了！”台什卡又笑了起来，这时他故意用琴鍵彈出断断续續的宏亮的低音摹仿着笑声。

“一般說来，巴甫卡，你在校学里品行不太好，你母亲恐怕連家長會議都不好意思去参加！”他飞快地彈了一下鍵盤，“你改正一下好嗎……”

台什卡嘆了一口气，彈了一段悅耳的曲調。他关上鋼琴，站起来，打了个呵欠，把双手往上一伸，伸了个懶腰。他不想再对巴甫利克說教了。“小巫見大巫”，他想了一想，决定換个話題。

但是台什卡的話刺痛了巴甫利克，他要在这位同学面前說明一下。

“台什卡，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对所有的成年人都不信任？”巴甫利克說。

這句話看起来和这次談話毫無关系，但是台什卡全都明白：“‘不信任’因而就不尊重，不敬爱，粗野。”他想了一想，他記起長着一双淺藍色的漂亮的眼睛的上校——巴甫利克的父亲，以及母亲不久以前說的話：“他摧毀了巴甫利克对于一切美好东西的信念。”

“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不对的！”台什卡說，“譬如說，像巴維尔·謝苗諾維奇（他指的是物理教員）或者我們的校長格里哥里·亞历山大羅維奇。我还能給你举出几十个成年人

① 密菲斯塔菲尔是歌德所著歌劇“浮士德”中的惡魔。

来!”

“別舉了，這一點我自己也知道。知道，但还是不信任。”

三

这次谈话以后，过了几天台什卡跑来找巴甫利克。台什卡由于很激动，弄得語無倫次，以致巴甫利克起初根本没有听懂他的话，但当他听懂以后，他也激动起来了。

巴甫利克的父亲在台什卡的小房间里等着他。他出差到这里来，想见见兒子。

“我不去！”巴甫利克紧紧咬着發白的嘴唇，倒退几步这样说。

“你这是胡鬧！”台什卡竭力反对。

巴甫利克去了。

台什卡在巴甫利克走进屋子以后，把門关上就走开了。

父亲很激动，站起来迎接兒子。巴甫利克惶惑不安地站在房間的中央。自从父亲走后，家里留下了一片令人痛心的空虛，摧殘了孩子整个心灵和他的全部童年生活，这一晃快要四年了。

父亲还是那样年輕漂亮，但是現在好像矮了一些，显然，这是由于巴甫利克自己長高了。現在父亲身上已經沒有从前那种支配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的威力了。那时候，他的嘴唇、头部和手臂的一举一动，对巴甫利克說来就像法律一样。而現在 he 可以和这个人爭論，可以不听他的话了。

上校認不出自己的兒子了。他面前站着一个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格像運動員一样的十六岁的年輕小伙子。他的眼睛像父亲一样，也是淺藍色的，但是眼睛里充滿了疑問和警覺。他那倔强的緊閉着的嘴巴一動也不動，沒有表示出欢

迎的微笑；他神經質地緊握著手指，也沒有伸出手去和父親握手。

“瞧你現在這付神氣！漂亮，高傲！”父親心裡想着，“所以你連一封信也不回我，所以你也不要我的幫助。”

“坐吧，巴維爾，咱們談一談！”父親一面說着，一面在椅子上坐下來。

巴甫利克在自己喜愛的地方——在從天花板上直垂下來的壁氈所復蓋着的箱子上坐下。他轉過身來側面對着父親，他有所戒備地低下頭來。

“你沒有給我回信。但是我一直關心着你，並且也知道你的全部生活情形。”父親的眼睛直望着兒子，他考慮着字眼慢吞吞地說。他喜歡這孩子前額上、鼻子上以及下巴上的柔和的綫條。他的臉上表現出意志和倔強的性格。“巴維爾，你不認我了，”父親接着說，“但是你總記得，是你自己願意留下來和母親在一起的。你本來可以和我一起住在列寧格勒的……如果你願意的話，現在還可以去。”

巴甫利克顴骨上的肉皺起來，嘴唇抖動了一下。

“我不要去！”他說，聲音很低，但很堅決。

“好吧，你在这里讀完中學，將來到列寧格勒升學。”

“我不到列寧格勒去！有活着的母親，我不要後娘！”

“巴維爾，你要記住一點，”父親嘆了一口氣說，“你年紀還小，不了解我的事情。”

兒子的頭垂得更加低了，好像擔心自己會忍耐不住，對父親說出粗魯的話來。

“昨天我到學校去過。學校對你不太滿意。”上校換了個話題。

“我知道。”